



田纳西·威廉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于1948年及1955年分别以《欲望号街车》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赢得普利策戏剧奖。

60年前一个秋日的黑白银幕上，在新奥尔良火车站的烟尘中，一代美伦名伶费雯丽语气飘忽地念出了女主人公布兰奇的第一句台词，也是《欲望号街车》的题眼：“他们让我坐欲望号街车，然后换乘公墓号，过六个街口下车便是天堂区。”

这也许是作者田纳西·威廉斯笔下最著名的一句台词。一部考究的电影，在包袱抖完，困穷匕首见时展露的

贵族们，两位作者都是既厌弃，又哀痛。然而，他们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迷梦。他们厌弃和哀痛的名单里，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有些作者，一辈子可以推演揣摩很多人格，而另一些作者，一辈子只写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威廉斯显然是后者。白先勇先生说过，与威廉斯齐名的阿瑟·米勒写自传，他没兴趣看，但威廉斯不同，他的“人与文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他的自传，

# 开向死亡的欲望街车

□马 良

“我的作品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社会如何迫使那些心智敏感而又不想循规蹈矩的人走向毁灭。”

虚假而脱俗，终将消逝的余晖之美，在布兰奇身上也可以看到。布兰奇出生名门，但青春不再之时丢掉了祖宅，被学校辞退，走投无路之下到新奥尔良投奔妹妹斯黛拉，她“不要现实主义”，“要魔术”！她自称“我对他们歪曲事实，不讲真话，而讲应当是真实的东西”。她用一个让灯光柔和的纸灯笼、一点音乐、一箱子陈旧的华服和几件夸张的假首饰，幻想她在妹妹客厅里搭起的简易床边仍然是众星捧月一般的社交名媛。

妹妹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恭维她“像朵雏菊一样新鲜”，妹妹斯坦利讽刺她自认为是飘然出尘的“百合花”，而在她的谎言和伪装被无情剥落后，明白窗外墨西哥女人叫卖的锡纸花才是她的本来面目——一朵葬礼上用的锡纸花。

威廉斯像《玻璃动物园》里渴望走出家庭桎梏的弟弟一样，对旧世界的一切，最终选择了背弃，然而，初尝成功滋味的他，在现实中还是时常受到酗酒和药品滥用的困扰。沉湎往日风华，信奉清教徒信条的母亲，罹患精神病、自闭、偏执的姐姐，俯身到走出后灵魂依然躁动不安的弟弟身上，三人合一，幻化出布兰奇这个角色。

欲望尽头是冷漠仙境

有位作者化用村上春树的小说名称来解读《欲望号街车》，很是恰当。欲望号街车的终点“极乐世界”，不是神话中英雄的休憩之地，而是精神的毁灭之地，那里，没有光荣，没有欢呼，只有冷漠的社会像流水线一样标准化“处理”一个不符合标准的个体。

这部戏在舞台演出时，据说因为布兰奇的新婚遭遇和装腔作势，经常笑场。电影版本中费雯丽演得让人同情得多，但笑场的情况依然存在。家庭的败落和婚姻的不幸，让布兰奇沉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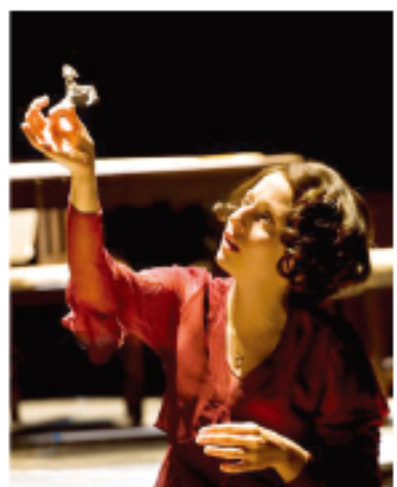
《欲望号街车》电影海报



《欲望号街车》电影剧照



《欲望号街车》话剧剧照



《玻璃动物园》话剧剧照



《玻璃动物园》话剧剧照

于放纵欲望，终于丢了工作，成了被镇长驱逐的“不受欢迎的人”。是欲望将她这只脆弱的“飞蛾”送到了毁灭的灯火中——妹妹斯坦利的家。作者将后者喻为一只羽毛鲜艳、身体强壮的“雄鸟”，他象征着粗鄙的新兴工业文明，是坚实的、侵略性的现实存在，终于撕碎了总是一身白衣、仿佛一个稀薄影子的“飞蛾”。

这种悲凉的自嘲在《欲望号街车》的结尾达到了顶峰。精神崩溃的布兰奇即将被妹妹和妹夫送到精神病院，布兰奇虽然已经没有正常的思维，但也感到大限将至，殊死反抗，她大幅度的情感宣泄与精神病院医生和护士的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在希区柯克《精神病患者》的结尾有更为极致的运用：主人公惊悚紧张的情绪与精神病医生制度化的日常工作两相对照，碰撞出惊悚的心理冲击。

威廉斯特地在舞台说明中要求强化医生和护士作为制度执行者让人生厌的程式化动作。他的姐姐1942年被切除脑白质前叶，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伤痛。他说：“我的作品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社会如何迫使那些心智敏感而又不愿循规蹈矩的人走向毁灭。”



## 美丽包装的内部

□李 霞

影片《丑闻笔记》从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的反差切入，它通过一个老处女的日记徐徐展开。与众不同的开篇预示着我们的收获会与观众不同。

一个老处女面对学校新来的美术教师漂亮的希巴，年龄和样貌上的巨大落差使她本能地以贬低对方的态度抵御这冲击带给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她挑剔她的举止和着装，为她在同学们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幸灾乐祸，然而她却像学校里的其他人一样，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一边在心里恨着，一边在行为上讨好着。当她终于因为帮助希巴解决学生的打架事件而受到希巴的家庭邀请时，她完全改变了内心计划，她再也不想回到一个人面对无边寂寞的黑暗的日子了。她要完全占有她，让她陪伴自己一起终老。在希巴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场阴谋开始了。《丑闻笔记》记录了阴谋的全过程。

生活中的大部分时段，人性的黑暗被外在得体的包装——言谈、文字、服饰和举止掩饰了，悲剧由此而生，不动声色。美术教师希巴就像一头被瞄准了的小鹿，瞄准她的，不仅是老处女，还有她15岁的男学生和她自己——内心的魔鬼。很多人看完影片都习惯指责制造灾难的老处女，却忽略了受害者自身——希巴直接参与了灾难的制造。

实际上希巴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它虽有欠缺但不乏温暖，而人的局限就在于看不到自己所拥有的，直到它被彻底毁灭。

面对比自己小15岁的男生的狂热追求，她轻而易举地沦陷了。人性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赞美，哪怕这种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赞美里裹挟的是戏弄和轻视。很多女教师都有过被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学生追求的经历，为什么她们会一笑置之而希巴不会？轻浮和盲目，这一点，连她的女儿和她的丈夫都看出来了。另外，她很贪婪。为了弥补丈夫年龄大她很多的缺陷，她决定冒险，作出决定后，她对男孩的要求是：此事不准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都不会有好结果。看，这种冒险里有着多么强烈的自私和任性！它没有丝毫对自己以及男孩家人的考虑，她考虑的只有他们自己。这就是人性，它冲不破自身的藩篱，被它挟持着的人，像一头疯牛，任意奔跑，直到践踏了周围的庄稼。事发后，在被记者封堵得水泄不通的房间里，希巴的丈夫同希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丈夫问希巴这一切为了什么时，希巴回答我不知道，丈夫怒吼：那就去弄明白！连耶稣都要痛哭，当这种语言从希巴的女儿嘴里说出来时，《丑闻笔记》达到了它的高潮。

影片里的道德模范老处女巴巴拉让我想起几年前读过的一篇报道，英国一个社区里几十年被公认的模范丈夫、模范邻居，竟因为他的妹妹出了一场车祸，被检测DNA，查出了他是警方一直追踪未果的强奸犯，当警方在他家的仓库里查出上千双女性高跟鞋时，竟没有一个人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丑闻笔记》直接从巴巴拉内心最真实的嫉妒处开始，让你看到道德模范的包装内部腐烂的整个过程，看到由于嫉妒的扩大带来的更多罪恶。

虽然有着这么咄咄逼人的主题，《丑闻笔记》用的却是婉约、浪漫的叙述和克制、反讽的表达。它知道观众饿了，但却不急于给你提供食物，它要等到你迫不及待。

影片的结尾更是意味深长，一场悲剧还没结束，巴巴拉又睡上了另外一个年轻女子，人性深处的恶念是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产卵的地方。让你不能不联想到，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不为我们所知的更大的潜流……



《丑闻笔记》电影剧照

核心信息，在第一本也就是前10分钟里，都应当有迹可循，而在主人公出场的100个单词里就道尽玄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

今年是威廉斯诞辰100周年，尽管他去世前在戏剧界暗淡已久，但身后的江湖地位紧排在英国第一戏剧大师尤金·奥尼尔之后。在现实中的新奥尔良早已停开的欲望号街车，还是舞台和银幕上不肯落幕的话题。

“你就是布兰奇！”

1947年，田纳西·威廉斯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事业高峰，一部将场景设置在新奥尔良下层工人聚居区的《欲望号街车》在百老汇一炮而红，一演就是700场，一举拿下普利策奖。不久，该剧漂洋过海，在美国和意大利分别由名导劳伦斯·奥利弗和维斯康蒂担当导演，令一向面对美国有文化优越感的欧洲为之倾倒。1951年，百老汇的舞台导演伊利亚·卡赞将其搬上银幕，除了女主角布兰奇外，其他三个重要角色都来自舞台上的原班人马。并在奥斯卡奖上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成为第一部斩获三大表演奖的电影。

布兰奇是整部戏的灵魂。她很容易让人想起《玻璃动物园》(1945年)中抛弃母亲和姐姐，出身于没落家庭，沉湎于旧时风光的，有点神经质的弟弟。然而，舞台剧《欲望号街车》在意大利上演前，维斯康蒂对威廉斯说：“你就是布兰奇！”威廉斯自己在作品中的角色，难道不是《玻璃动物园》中离家出走的弟弟？

然而，这不是一句戏言，也算不上恭维，而是一个“叛徒”读懂了另一个“叛徒”。

1963年，维斯康蒂在《豹》中感叹：“我们曾经是豹、是狮，取代我们的是豺狼与土狗。”维斯康蒂与威廉斯虽然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是舞台剧作家，然而作为作者，他们同声共气，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家庭的叛徒，他们的作品，写的是已经过分“熟化”、失去活力的老欧洲贵族文化，怎样在摧枯拉朽的新世界面前灰飞烟灭。

《豹》是维斯康蒂的转折点，那之后他用后半生书写欧洲贵族怎样在野蛮进取的资本主义面前衰亡。而在二战后大洋彼岸的舞台上，威廉斯将战后美国新兴工业社会给予南方贵族残影的最后一击血淋淋地推到了公众面前。

对那些固守旧日迷梦不愿醒来的人——比如《玻璃动物园》里的母亲阿曼达，比如布兰奇，比如《豹》将近一小时的舞会场景中当做布景板的西西里

如果不了解威廉斯的一生，对他作品的欣赏会隔了一层”。

永远的“罗拉”

很多作者的第一部成名作都“就地取材”，自传色彩强烈，田纳西·威廉斯也不例外。他的成名作《玻璃动物园》仿佛把他在新墨西哥的家画开一堵墙，展示给观众。

1911年，威廉斯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哥伦布市，他父亲是位到处奔波的皮鞋公司销售员，为人简单粗暴，威廉斯大学没念完就被他送去鞋厂打工；母亲出身南方上流世家，年轻时在社交界风光一时，严苛而唠叨，终日生活在往日的回忆中。威廉斯与姐姐罗拉感情极为亲密。罗拉有精神分裂症，行为偏执，大部分人生在疗养院度过。

除了父亲干脆缺席，《玻璃动物园》中母亲、姐姐和弟弟各地的境遇、个性和人生走向，几乎就是威廉斯自己家的翻版。贫苦的生活中，母亲仍然终日沉浸在南方贵族梦中，罗拉身体残疾，将自己封闭在玻璃动物组成的小世界里，爱好写诗的儿子汤姆想出去闯荡，但因为承担家庭的责任，不得不留在仓库里做一份没有前途的职业。

其中，罗拉是第一主角。可以说，姐姐“罗拉”是威廉斯的一个化身，她是他所有剧作的主角。罗拉身上显露出一种娇柔、脱俗的美，她像一块在阳光照耀下透明的玻璃，放射出一种不真实的瞬息即逝的光彩”。



《玻璃动物园》话剧剧照